

南韩首尔的名校延世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，都是早期西方宣教士创办的高等学府。它们的位置有一共同的特色，校址都在远离繁嚣市区的郊外，当年那些校园的周围根本就是农村。我们能看出百多年前，西方基督徒的远见。我也留意到西方国家的理想居住地点，通常不是市中心，而在郊区；在市中心的反而都是中国人的天地，所以唐人街都在市里人口密集的地区。

21世纪的警钟之一是人人都拥往城市，并不是那里有美好的居住环境，而是因为求生和赚钱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和周师母在台湾东部的罗东小镇休息。那里虽然是乡下，却完全没有落后的痕迹，反而显得比城市更宜人居住，有纯朴的人情味和丰足的物质生活，夜市街旁还有一间象样的教会。

中国的城市化以去年为分水岭，在历史里第一次我国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。我们也要留意，当城市人口集中并吸纳农村人口的趋势继续发展，并且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拉阔时，则社会问题（包括教会问题）会越来越严重。过去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异端邪教的温床不在城市而在农村。从良友电台《空中辅导》的电话反应来看，缺乏牧养的呼声农村大于城市；并不是城市人不需要灵命辅助，而是他们更多被其他问题蒙住，以认受性来说，农村人民在迫切等待。农村人口期盼着传道人，因为他们的孤单是明显的，他们的呼求也是直接而单纯的。

布道植堂理论中有城市宣教，而且以使徒保罗为范本，这是正确的。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主耶稣是农村人，他的门徒也大都是农民和渔民。当圣经记载他们和早期信徒为“加利利人”时，不是没有对落后村落的歧视语气的（徒 2:8；约 7:52；太 26:73, 2:23, 4:15-16 等）。今年良友圣经学院的《教会复兴运动》一科的更新版由我来预备，其中农村教会的复兴问题是不能被遗忘的。城市一定能找到人才和资源，但偏远的山区呢？从前国家的上山下乡运动虽是付了代价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它的原因的。当年内地会的创办精神，也是建立在走进内陆有需要的平民中为异象。感念及此，那天早上我很早起床写下心中的志向，大胆披露，与你共勉：

下乡了，当众人都拥往大城市。
人要给自己一个新里程，就在天未亮时，我向农村出发了。
不能预知将来会发生的事，只知那儿是我们的根。
一生活在大都会：首尔多采过、台北曾祥和，香港最繁嚣，
但祖国的黄土地一直黏在心。
我的恩主来自无名小村拿撒勒，
正是这位拿撒勒乡下人颠倒乾坤二千年。
谁跟我们去？
走。